

35 · endingu · emergency · 黑色色卡

什麼都沒取回。他突然想起，那個女人編派給他的任務，究竟爲了什麼？

不止一次他覺得自己的生活，往過去某段時光追憶或者重複，好像是拿五年前出現的春天光景當成模子，框出現在的日子，不斷在同一層複寫紙上，企圖描出類似的景色。

在那黑暗空間中，他看著地上的女孩，凌亂地倒臥在廢棄和骯髒的地面，各式各樣的垃圾像懸浮粒子似的在四周滾動，從不知道什麼地方吹來的風，讓那些上頭寫有簡單文字和 logo 的包裝，朝他席捲而來。

他雖然想躲開，卻有種退無可退的感覺，全身僵硬在那，直到一個塑膠袋薄膜——寫著日本時下最流行的零食字樣，覆蓋住他的臉。

早知道，應該在那之前，在幾天之前，當他窩在他姐的住處，百無聊賴的一個尋常白天，看了日劇又看了一齣電影和兩集動畫之後，再一次意識到自己注意力的薄弱，想著可以讓自己好好定下心來的地方，或許只有深山中的寺廟，那種棄絕物質的地方。

或許在那空靜冷寂的環境裡，才能讓自己好好唸書，準備考試；或者寫關於曾經工作過的電子廠裡頭的故事——董事長和副總是抬面下的伴侶，研發部的主管和已經有男友的助理，婚外情已經多年——但他卻不會很難想像，他們的關係會是如此緊密，每當那年紀和自己相仿的女孩，不經意地說出許多主管的脾性和日常生活飲食習慣，他便有點意識到，女孩和主管，不只是工作多年的依存關係而已。

但更有可能的，是他會待在廂房裡不超過三天便感覺寂寞無聊。每天的早晚課和清晨打掃——那應該是免費供應吃住的必要勞力付出，或者走上半個小時到山腰的山泉提水，每天和自己的對話的過程，只是讓他把現代生活的便利及美好，抬到最高。

但在那當下，發現屍體的當下，他確實閃過那樣的念頭。

而且，他認得眼前的女孩。

她曾經在社區的游泳池裡出現，也曾經和他一同到社區附近一帶的餐廳吃飯。

他記得他們走進日式料理餐廳，先前在一家義大利麵店——有著紅色壁紙和椅子的人性化裝潢，和一家新開幕的平價牛排店前裡坐滿了一家老小，他們繞著街區兩次也經過那家店門口兩次。他記得他點了咖哩雞排飯而她點了正油拉麵，在等待餐點上來時，他們彼此的話不多。他不擅於和不太熟的人說話，尤其對方總是一臉冷淡，像他在唱獨腳戲一般，在那些熱鬧奚落的場景裡，坐在之前用餐過後卻未擦拭乾淨的油膩桌子，她瘦而細長的手指握著茶杯緩緩喝下。

還在猶豫該怎麼辦的時間裡，他總覺得眼前的女孩像是選錯了地方睡覺而已。

「喂！」他試著叫了幾聲沒用，開始往出口方向移動。外頭仍是到處鑽動的人們和夜市景象，走下樓梯，他變得有點焦躁不安，其實應該就這麼離開就好——但他爲了什麼而來？或者走向派出所報案——那他會不會陷入一種複雜難堪的景象？還是打匿名電話通知？或是先問過朋友的意見之後再說？

這他媽的一天是怎麼開始？

他聽到空氣中爆開巨響，還不確定是在那個位置之前，周圍的人群恐慌地探尋著四周，騷動及不安的情緒，瞬間就佔據了原本嬉鬧吃著雞排的學生的側臉。它們像是一直都被放在皮夾的暗袋裡，好好地收藏，還因為長時間的擠壓變得有點乾扁，但是時機到了自然會被拿出來使用。

使用？這個動詞沒錯？他感覺有點不太協調，像是在果嶺時拿錯了二號木杆推打。

緩緩走出巷子，他走過一處低矮平房，店門是透明玻璃櫥窗裡頭放了一些五顏六色的潮男服裝。看見在馬路——中間還隔了鐵製的欄杆避免行人穿越——對面的知名百貨，五樓左右的樓層冒出大火及陣陣濃煙，大樓底下的廣場原本放置著幾張咖啡店的圓桌，現在擠滿了從百貨裡頭驚慌失措竄逃出來的顧客，他們全都擠在出口，電梯正亮著關門的顯示燈，裡頭還有人被卡住，一大群人動彈不得，像是一頭受到驚嚇的大型動物，失去了行爲能力。

他有點無法理解，爲什麼這些人不是一下子散開，逃避災難？爆炸的發生，火花，不斷墜落的天花板碎片和磁磚，反而使他們變得更容易聚在一起。在那些哭嚎聲中，隨著被禁止通行的道路和堵塞的交通，車輛已經回堵到馬路的另一頭，看起來警車或者消防車暫時無法靠近。

幸好對面就是育才派出所。他走近警局，爲了女孩的屍體被發現在廢棄的昏闇房間裡，打算過來報案。但那些員警，全都站在門口，張大著嘴巴看著對面百貨公司無法控制的大火，除了往下飄散的運動鞋和大衣、直條紋襯衫和小花碎邊洋裝，似乎還有人像是一塊豆腐砸下，或是被忘記帶走的手臂等等。

他們全都聚在門口，卻一點作爲也沒有，似乎還在等待高層的指令才能令他們動作。電話卻不斷地響著，但沒有一個人可以在裡頭接聽。

他試著叫住離他較近的一個年輕員警，跟他一樣戴著黑框眼鏡。叫了好幾次，員警依舊沒有任何反應，他幾乎得朝員警的肩膀用力拍打，才換來一聲：「你要幹嘛？！」

我想要報案。他說。

「報案，是對面的火災嗎？我出生到現在，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火，真的！大概比電影還要恐怖，真的！我大概有點語無倫次了，真的！」

他想叫員警鎮靜一點，一切都是情緒過度延伸的想像。在後現代全球化思潮底下，個人的存在變得不再那麼重要，即使是這種爆炸案，大概也不會得到什麼關注。他原本想這麼說，但這麼一長串虛張聲勢的聲明，那員警大概也聽不進去。他最後只說了一聲：「喔。」

印象中，他好像在夢中經歷類似的事件。那是在一次出國旅行的夢裡頭，在商務旅館裡，他被莫名其妙帶走，和大樓爆炸的事件剛好擦身而過——像是後來在新聞裡頭看到突然遇到土石流席捲而來的情形，只差三秒或者五百公尺左右的距離便被土石掩蓋的危機，下車之後面對鏡頭不斷說著好險餘悸猶存的表情——原本應該很驚恐地逃離，但在那夢中，他卻只是在停電的吉野家裡，忙著把牛肉蓋飯吃完。

他原本想解釋那夢中的一切，把爆炸案的意象和當時發生的大事作爲連結。但他始終是個旁觀者，不是活生生被捲入其中的受害者，可能沒了生命或缺了手臂等等之類殘缺不全的傷害，只是圍在外圍的群眾，在火災現場裡，拿著手上的相機拍照。

（但到底那個是夢？也許他也無法分得清楚。）

現在的他，混在警局門口圍觀的人群裡。他說：「警察先生，對不起，我想要報案，我發現一具屍體。就躺在……」也許是他說話的聲音太小，或是因為四周鬧烘烘的現場，以及水泥塊或物品不斷掉落的聲響，和偶爾從窗戶爆出的小火，不斷剝奪人們的注意力，使得他放棄敘述，斷定別人生死的宣稱。他意識到，和爆炸的事故相比，命案的發生變得不屑一顧。

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之中，而它是那麼新奇而炫目，使得看過的人幾乎都難以忘懷，以致於很難寄託過多的悲傷和哀嘆情懷，在當下。漸漸地，幾輛被困在車陣中還來不及迴轉離開的房車被拖吊車搬移，消防車水柱不斷沖洗著柏油路面，在大樓底下長時間進行人員部署和討論的消防員，像是在等待天氣變壞，在那多雲的午後可能瞬間下雨。

他走過去，費力地攀過鐵欄杆，手掌和牛仔褲都是黑色煙霧和燃燒過後粉塵的痕跡。這一切像是夢一樣，用力捏了臉頰仍然會感到疼痛的真實的夢。

在眾多救護車等著待命的瞬間，擔架被移到清開的空地，他原本幻想著會像戲劇情節一樣，幾個急救醫生在災難現場穿梭，忙著把受傷的病患分門別類，好進行接下來的治療。紅色表示第一時間送上救護車；黃色是傷勢嚴重但暫無生命危險；綠色是可以自行就醫的輕症傷患；黑色表示死亡或者無能為力，即使他們仍然還保有意識，即使他們仍然躺在地上，任由鮮血從外表傷口汨汨冒出，或者肉體底下的內臟已經像豆腐墜地一樣糜爛出血——儘管外表看起來一切如昔，即使他們還可以行走、跑跳兼及做出微笑的表情。

但沒有。那些護理人員等著更進一步的指示——這是官方說法，把擔架在地面上攤開，好像盼望著那些還有生命的傷者，可以自行爬到那上頭。他們的表情是嚴肅而哀淒，比他所想的還要更加認真看待這件事的進行。

車頂上閃著紅色的警示燈，把現場照亮成紅通通的一片。

第一輛救護車快要開走了，他這麼以為，在聽見車門用力被關上的聲響之後，他看了看四周，穿過那些救護人員，其中包含醫生、護士、救難人員，或者看熱鬧的民眾，臉無表情地躺在其中一個空的擔架上，替自己做了一張分類之後的黑色色卡，掛著胸前。

36 · owari · 素直 · begin

決定就這麼結束，也許不是第一次。她摸著原本掛著胸前，寫上畢業生三個字的紅色名條。

還沒想好往後的發展，或者應該怎麼把自己的故事說下去。

在畢業典禮那天，她獨自跑到山區健行，從北屯路往大坑方向走去。一開始還可以看到許多建築，以及人車的喧擾，但是走進登山步道，在某條叉路拐錯方向之後，越來越少人類活動的痕跡。

在偏僻山嶺裡，她沒料到會看見一大片荒蕪土地，像是在夢中曾經出現的似曾相識感受。她想像那片土地的中央或許存在著什麼，但已經在她的視線所不能觸及的地方，似乎有個小點，像是有著銀色金屬外觀的機器。她沒有走進去確認，因為會把自己的球鞋弄得泥濘不堪，在那一刻，她突然小心翼翼了起來，一點也不像自己。

在 Aki 的住處待了一段時間，和泳池男孩吃了幾次飯，但還沒到上床階段，連接吻都沒有，頂多只有牽手程度。她突然感覺厭煩，像是熱衷的某個嗜好，比方說某款正在遊玩的線上遊戲，已經解開了所有的主要任務，一再重複練功打怪打寶的過程，只是不斷重複著同樣本質的遊戲趣味。她覺得膩了，儘管好幾個副本還沒解，改版後的魔王還沒打贏。

但人生，不也是這樣？

她還來不及執行 Aki 策劃的復仇任務，她還沒和男孩熟識，沒騙到他的感情之後，再把他像吃剩的便當盒一樣丟棄，便拎著行李打算離開。

她原以為 Aki 會攔著她，或者至少問她，為什麼要這麼快就走。但 Aki 告訴她，已經有個正在進行的腹案。「我認識了他的朋友，一個胖子，一個看起來一臉無辜，但說話還蠻無趣的胖子。」

妳打算？她問。

Aki 聳了聳肩膀，沒說任何一句話。

她走到停機車的位置，Aki 跑上前說：「那天晚上的事情，記得不要說出去。」

「好，我知道。」她說。

之後，她又回家一趟。

坐在往返小鎮的巴士裡頭，她想著當天中午，原本答應和一個大學認識的朋友碰面吃飯。她們在一門叫做〈維生素與食品營養〉的通識課認識，她們兩個碰巧一起坐在階梯型教室最後一排的位置，發現彼此都不是為了知識而是為了學分數才來上課，約定好了兩個人輪流抄課堂筆記以應付考試。

一學期的課結束之後，她們大概每個學期都會固定聚會一次，說一下最近發生的事情，有沒有什麼新戀情等等。她的朋友是個女同，但偶爾會在學校裡頭偶然碰面打招呼時，朋友有時穿著碎花小洋裝和深藍色瑪麗珍鞋，身旁牽著一個剪著短髮穿著襯衫牛仔褲帥氣女孩的手；下一次碰面，朋友或許換成穿著滑板褲和夾腳拖，身後跟著一個穿熱

褲長頭髮的漂亮女孩。這讓她始終無法搞懂，朋友到底是 T 還是 P？或者只是介於兩者之間？或者不在兩者劃分之間？

相處時，朋友並不會讓她感覺到，是否對她產生興趣，像是她在胸口掛著一個寫上「異性戀」三個字的明顯吊牌。

原本她有點期待那次碰面。當她從 Aki 住處搬回自己的租賃地點，她接到上海的「阿姨」——每次想到這個稱呼時，還蠻想半舉著自己的雙手，讓食指及中指來回伸直及彎曲——打來的電話，對她之前去上海旅遊，卻沒好好招待她感到抱歉。並且一再要她，找個時間再去玩一次。

「最近幾年，越來越多很多台灣人過來，像我那些姊妹淘，就招待了好些時刻，賴在她們那一直不肯走，供吃又供住的，我笑著說，連我都想去住妳們那。」

食客？她想了一下，是不是這個名詞。

掛上電話後，朋友打來問她，最近過得如何，要不要週末找個時間吃飯。

她很快地說好，約星期五中午，她們預計一起去中友百貨附近一家據說還不錯的義大利麵店吃中餐，接著逛一下百貨公司，如果還有時間的話，兩個人打算去唱歌唱一整個晚上。

她邊講電話邊拉下房間百葉窗，窗外搖曳著陽光，天空飛著一架風箏，歪歪斜斜地掛在天上，像是被困在那面天空裡頭。

星期五早上醒來後，她想起中午的約會，意識到時間有點匆忙。睡得太晚，頭髮沒辦法好好整理，愛用的眼影上次用完忘了去買，隱形眼鏡戴了半天還沒戴上，不順到一整個不行。

她看了看時間，離碰面只剩半小時左右。

得現在出門，或者遲到大約一個小時左右，或者？

她打了電話給朋友，對朋友說，真的很抱歉。

然後他穿著夾腳拖戴上黑框眼鏡，沒什麼打理自己的外表，隨便帶了一個斜條紋的輕便包包，裡頭放了一本書——持續在看的《日本秘境之旅》，便坐上往返小鎮的巴士，車上除了兩三個穿著高中制服的學生以外，看起來都像是從鄉下跑到台中，爲了辦妥什麼事情似的中年人。比方說到大醫院看病，或者到銀行貸款。（他們大概住在山裡，從住家前方繞行的山路到山腳得花上半小時；他們是住在獨棟的三合院，庭院有著偌大廣場，早期是用來曬米，但最近在地上鋪曬著黃赭赭的筍干；或許會養一兩頭狗，當有陌生人靠近時，總會狺狺然地吠著；他們一天到晚穿著寬鬆的汗衫，方便白天到筍園裡挖筍的農作；晚上天還沒完全暗，或許他們早早就睡了。）

在大學四年，她幾乎都不回家，只有在農曆年前固定會回去一趟，幫忙打掃家裡，把從便利超商預定的年菜備妥，在大年除夕夜裡，準備三雙碗筷，雖然從來只有她和母親，兩個人用餐。

「媽，妳吃一下這個佛跳牆，看看是不是跟去年的不一樣。今年我改訂別家。」「紹興醉雞倒是不错。」「這個東坡肉有點鹹，是不是微波的時間太久了一點？」

但是最近，她幾乎每兩個禮拜坐上往返的小巴。還不清楚自己轉變的原因，或許因為父親驟然逝世之後，讓她真的意識到，母親只剩自己能夠依靠——雖然老早只剩她們母女倆相依為命？

看著巴士裡頭正在播出的電影，裡頭的男主角工作一直不太穩定，回老家時面對父親的壓抑和落寞心情，她幾乎沒怎麼擁有。她有的，大概只是對未來的茫然。

那很難，真的很難，知道自己爲了什麼而活著。

下車時只有下午三點左右。有點慵懶的氛圍，午後陽光像是陳舊的電器，彷彿從10年前還一直保留著同樣笨重外型的陽光。坐在騎樓裡小板凳聊天的幾個老婦人，其中一個認出她是誰，對她寒暄了一兩句。說起自己的孫女現在正在台中工作，她說她也在台中。

唸書。唸大學。是啊，快要畢業了。沒有，沒有男朋友。

當老婦人說起想要幫她介紹男朋友時，她說不用這麼麻煩了，真的不用。老婦人笑笑地說她長得這麼漂亮，爲什麼不想？

她沒說什麼，只是微笑著離開。

也不是不想。但她總覺得父親還是影響著她，她不想跟別人有什麼恆定而甜蜜的依存，她身上畢竟還流著父親的血液和一半的骨肉，不管走到世界上那個角落，她悲觀地想著，只會用類似父親的方式和他人交流。

像剛剛，那個老婦人還是叫她的姓，叫她父親的稱呼，介紹她是某某的女兒。儘管她已經從不同方式和角度去看待自己和父親的聯繫——像是她和父親星座的差異，像是她試著 Google 父親的名字，生日以及血型，找出那些名字和生日之間存在著各式不同的歧異性，但在他人眼中，和父親的血緣卻永遠都無法消彌。

喀拉喀拉拉開有點生鏽的鐵門，進到家中，她沒發現母親的蹤影。地上酒瓶意外少了許多，像是有人整理過後。她先是有點擔心母親可能出了意外？她想打電話給母親，但母親連手機都沒有。打了家裡的電話，讓它鈴鈴鈴地響個不停，有一陣子，她很想充當同時打電話以及接聽的人，像是表演複語術似的感覺。

母親不在了，至少是此刻，她回家的當下，整個屋子四下找不到母親的人影，她才意識到，自己長久以來，第一次好好地正視著屋內的情況，而不是懷著百無聊賴的心態去收拾家中的污垢和破敗的場景。在她不留意的地點，樓梯間的底下的倉庫隔間放著沒看過的大呼拉圈，或是三樓窗台邊緣幾個仙人掌的小盆栽——長得還挺綠意盎然，頂樓石綿瓦屋頂底下晾衣服旁堆了一些瑣碎的雜物，像是14吋的電視和有點陳舊的大同寶寶玩偶。最讓她驚訝的，是二樓通往主臥房走廊的牆面，不知何時掛了一幅裱褙過後的拼圖，圖案是橫型的台灣古地圖。

她才意識到，母親或許並不如自己想像的那般麻木生活——爲什麼不是一個斷然發生的悲劇或者事件讓她覺醒？或是母親突然甩了自己好幾個巴掌？或是母親爲了買酒走在路上，被一個老是安全駕駛的男人意外撞上變成植物人之後，在收拾母親過往留下的細軟之後才發覺。

有點微妙的感覺，似乎現在才真的變成孤立一人，以前從來都不是，那些嘔氣咬著下嘴唇，在半夜還得跑去便利商店買酒的回憶，只是和她相濡以沫的伴侶。

但是母親會跑去哪裡？或許和從大賣場的酒櫃旁勾搭上的男人正在約會，在便宜的旅社房間裡交媾。在她的想像中。

從自己熟悉的處所逃逸——應該用這麼重的字眼去形容母親的行為？——的母親，延伸了無限個可能，她只能等待，待在自己的房間裡，搬出小時候聽過的日本流行音樂 CD。她總是記得某張日劇主題曲的盜版合輯裡，一個叫做 Field of View 的團體所唱的歌的旋律。

她不小心聽到入睡，醒來已經入夜，整個屋子都沒開燈，像是。她走到廚房，才發現母親已經回家，並且隨便煮了些飯菜，擺好了碗筷，正準備開動的樣子，只是剛好被她打擾。

醒了？母親問她。

「嗯。」她說。「我是不是睡了很久？」

「有點。快來吃飯吧。」

這些飯菜都是妳自己用的？

「不然呢？」母親有點詫異地回答。

「我還以為……」她說。她原本想說，還以為妳只會喝酒，或者叫我去買酒回來。

「不是妳每次回來，都是我煮的？」母親冷冷地說。

她想，怎麼可能！那麼曾經牢牢網綁住生活那些記憶，只是自己悲劇性格的摹擬？

「妳記錯了吧？」她夾了一口後回答。燈光仍然有點幽暗，她似乎看不清楚坐在對面母親的臉，只剩下咀嚼食物的聲響還在她的耳邊流傳。

母親沒有回話，使她無法搞懂，母親承認了自己的說法，還是否認？或者拒絕否認？妳下午去了哪裡？

「去工作啊，上次妳回來的時候，不是跟妳說過了？」母親說。

「什麼時候？為什麼我一點印象都沒有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妳為什麼一點印象都沒。從小就這樣瘋瘋癲癲的，跟妳爸一樣。」

「跟爸一樣？」

「不然還有誰？我還真不曉得妳是不是我生的，一點都不像我。」

母親搞錯她話的意思了，她其實只是很訝異母親會突然提起父親。

「其實我只是想……」

「來，多吃點。」母親說。

她還是看不清坐在她對面的母親的臉。她有種認知上的錯覺，像坐在那裡的並不是母親，雖然眼睛鼻子嘴巴看起來都是，但肉體裡頭有什麼東西被置換掉了，包括母親對她的認知和記憶的方式，以及曾經讓母親一蹶不振的經歷。

「我下午都在大賣場裡頭工作，信義路那家福元，我跟妳說過，妳都忘了？」

她搖搖頭。

「我知道妳一定想說，我只會去大賣場買酒來喝，什麼時候去工作了？更別說是站在酒櫃旁邊推銷威士忌。妳一定想說，我沒自己喝完就算不錯了，還能正正經經地站在那裡，保持意識清醒地說著『入喉香醇』這樣的話？早知道從小就不該讓妳看太多小說，才讓妳老是胡思亂想。」

不，不是這樣！她咬著嘴唇，似乎正在忍受母親的話語，正在身體裡頭不斷流竄帶來的不舒適感。她很想捕捉這一刻感受，把它用好幾層透明膠帶牢牢貼在自己的記憶裡。但她老是容易忘記許多事情，像是父親的長相，或是母親上次喝醉的細節——在什麼時刻，白天或者半夜？明明距離現在不遠之前，為什麼這麼容易被母親自己遺忘，以及他人。她怎麼說服得了自己，從現在開始，積極地看向未來，不再去想以前發生的種種？

隔天早上，她一睡醒便坐車回到台中。沒先跟母親說一聲，沒吃過早餐，沒在臨走前確認自己曾經在這個家裡留下什麼。

那天晚上，原本和 Aki 約好在百貨公司碰頭。她提早出門，是爲了到附近的商圈溜達。到處都是剛下課，等著待會兒補習或者結伴逛街的高中生，他們手上拿著雞排，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的感覺。

她穿過他們，兩三個人之間，高中生的笑語卻無法被她拋在腦後。長久以來，幾乎都是自己一個人，似乎在喪禮時候也沒人弔唁，他們可能會發來簡訊或者 email，來表示哀悼。

像她便很難想像，最近看到的日劇《sunaoninarenakute》裡頭，幾個迷上微網誌的網友，居然如此輕易地變成好友。（他們怎麼串連在一起？爲什麼沒有其他人加入他們？爲什麼他們很快就像熟識的朋友互相信任？）

比方說她和世界的聯繫，居然是如此單調而直線，她的所見就是全部完整的個體。但她處於矛盾之中，明明知道有那麼多複雜因素，可能影響自己的行爲。比方說這麼悲觀而憂鬱的想法，或許根源於家庭環境長久孤立養成的習慣，父親長期的缺席，被傳統和外來夾雜的台灣文化等等。

她坐在車裡，盯著電視上正在播出的電影，一台即將報廢的機器人在一個無人的星球裡孤獨地尋找什麼的動畫。

在孤獨面前，死並不可怕。

早上她在電視新聞裡看到這句話，關於一個龐大而控制精密的工業城裡，每個 OP 都像是一個渺小的工蟻，40 萬分之一的渺小。

她走在回住處的街上，停下來，想了一下這句話。

她和 Aki 約了晚上七點在百貨公司碰頭。她猜測 Aki 或許想告訴她和那個胖子的事，怎麼藉由胖子抵達泳池男孩。

她發現泳池男孩的一切都無法具體想起，只剩下一個籠統的印象。她坐在百貨公司底下，一邊等待一邊想著泳池男孩——連他的名字也無法記得——的細節，衣服的裝扮——像是種常常更替的流行商品，穿著滑板短褲，或者傻笑的魚尾紋以及其他。

過了 30 分鐘後——或許更久，Aki 依然沒來，她已經數了十三輛 toyota 的 YARIS 經過眼前。

她聽到了轟隆一聲巨響，在還沒搞清楚發生什麼事情之前。然後，她似乎花了許多時間，想起曾經在汽車旅館裡瞌過藥之後的反應，對於許多事情都感到麻木的狀態，只知道，好像有人正在搞她的屁眼。